

上周与台湾作家蒋晓云做对谈,说说她的新书《掉伞天》。这是她在大陆出版的第三本书了,《百年好合》、《桃花井》取得不俗成绩之后,她再次回到大陆面对读者,不再是那个并不算新的新人。而“新书”二字,其实也不确切,书内大部分小说都属她的少作。聚焦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青年男女的婚恋。但令人意外的是,小说所呈现的伦理与当下的中国大陆诸多情形都颇为相似。

那是经济方才起飞的台湾,许多家庭渐渐步入小康,开始有闲时闲钱更有规则地思考小儿女们的“终身大事”。女生有了良好的受教育的权利,从小就受到多方面培养,多年以后有了硕士、博士的学位。然而当学业完成,蓦然回首时,却发现同龄男生的好日子方长,自己的处境倒是越来越不容乐观。

《掉伞天》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小说女主人公是二十七八岁,都纤细敏感。都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安全意识从小抓起



日前,笔者带着6岁的孙子到家附近平坦的南宁路非机动车道上学滑板车,正好碰到邻居老王。在互致问候后,退休前曾是交警的老王对我孙子说:小朋友,滑板车是不能上这条道的,如果有电动车、自行车开过就容易发生危险哦。不料孙子马上“揭发”:是爷爷说这条南宁路人少车少,让我来这里学的!老王这时不客气地说:你啊,安全意识,要从小抓起!

我在感谢老王的提醒和检讨自己的同时,特别对他一句醍醐灌顶式的“安全意识从小抓起”的箴言感慨良多。现在的家长特别重视幼儿的教育培养,有的母亲甚至一怀孕就开始了“胎教”,而一些商业教育培训机构更是用类似“××意识从小抓起”为卖点来推销他们针对幼儿的培训“产品”。虽然这些“××意识从小抓起”为题材的培训对幼儿来说都重要,但笔者以为“安全意识从小抓起”可能是重中之重了!媒体上经常出现有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因溺水、坠楼、失火、交通事故等造成悲剧的报道,其中的原因就可能是家长没有对受害人的幼儿阶段,进行必要的安全意识教育,甚至家长自己也没有安全意识而漠视安全造成的,使这些幼儿成人后面临危险时或者无动于衷、或者惊慌失措,从而失去避险和自救的机会,最终酿成大祸。

中国有一句老话叫:三岁看到老。因此从小培养幼儿树立健康良好的意识是家长们义不容辞的责任,从小养成的安全意识将使孩子们受用一辈子!

今年是冼星海诞辰110周年,这位苦学出身、情感丰沛的作曲家,与上海这座城市,有着深刻且复杂的缘分。

1928年,冼星海经由考试,得以就读由国民政府支持的上海“国立音乐院”,攻读理论作曲,曾在院刊发表《普遍的音乐》一文。但是,政府原承诺资助萧友梅办校的经费迟未给付,加以萧友梅曾希望各省保送优秀音乐人才来院进修,却未有经费配套,故形成校方、学生二方皆经济窘困之状,于是包含冼星海在内的十五名学生,致信萧友梅,并认为种种问题是萧的责任,引起政府重视,勒令暂停办学,所有学生退学处分。这段波折,使冼星海在后来自传中,鲜少提及在上海就

爱过,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爱,什么只是选择。然而,社会并没有给她们更多的空间不辜负自己的学养。她们在婚恋道路上依

当时欲嫁

张怡微

然像一个旧时女子般,将嫁人当做人生一等一的大事,哪怕面对的那个人也不怎么理想,嫁不掉、嫁不好就仿佛脚边不远处的地雷令人心惊胆寒,旁人任谁都能无端奚落一番。殊不知女人嫁不好的概率太大了,嫁不掉,其实也没什么,焉知不福。嫁不好,更是寻常事,只是没有他,又何来今日的你。

记得有一次我在蒋晓云家喝茶,那时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大陆出版《掉伞天》。蒋晓云以为这样过时的故事大约没有人会看,我十分反对。一方面我很喜欢这些小说背后的价值,喜欢那个年轻时候那么前卫、叛逆又通世情的她。早就活过她当时写作的年纪,我却远没有她那样自信勇敢。另一方面,女人在任何时代想要做些自己的事都是很难的。因自食其力而吃的苦都像是自作自受,八方冷眼都不知出处何来。我们小的时候人人都看过的

电视剧《上海一家人》,主题歌唱的就是“从来女子做大事,九苦一分甜。”我八十岁的外婆,也曾经听完我碎碎念抱怨琐碎日子多难捱时忽然说,“小丫头,一世人吃得苦中苦,外婆这一生的苦已经吃完了,但你的还没有吃完。你不能急。”我没有急,急着去吃苦。她好像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,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。

蒋晓云说,她结婚时夏志清曾经问她嫁了个什么样的人,她说:“就是普通的人呀。”夏志清于是用特别江南的话说,“这不灵的不灵的,你应该要做官太太”。

蒋晓云很不以为然说,“我为什么要做官太太”。三十年后,蒋晓云在台上,她的先生在台下,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凝望,背后也有三十年风雨、三十年共同成长的悲欣。提问者她眼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,底下掷来一道清澈的目光。

蒋晓云笑称当年很多雄心勃勃要嫁怎样怎样的人的女孩子,后来也都有各自的状况。逐着时间,很难说有真正的赢家,是仅仅通过婚姻博弈而胜。没有一帆风顺的婚姻,恰如没有风平浪静的人生,有生之年所要亲历的生存磨砺、狭路相逢的情难,谁都不能幸免。也不是没有峰回路转的机缘,然而有的人等得到,有的人错过了,有的人带着憧憬抱憾,有的人明知道自己选错了却爱说是命运的错。

蒋晓云有一篇散文《花式摔跤》,文中写,“人生在世,哪有不磕磕碰碰的,只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伤痛。你看我坐在前面完好无缺,没想到手肘里有根刚刚断掉的骨头吧。”这样的话,说人生是人生,说感情也是感情。说得这样痛,却仍被认作“好命”,可叹所谓声名,不过是万千误解的总和。

江蕙有首很好听的歌叫做《当时欲嫁》,写春分花开又一年,“往事一点一滴轻轻过,原来酸甜苦辣有这样多”。人有时遗憾,恐怕正是因为风和日丽、国泰民安。人之为人的孤独,无论结婚与否都不得不面对。失眠愁楚是面对,木知木觉是面对。觉得近来天气真好,“搬土来种这朵花,新芽来望春风吹”,其实也是一种面对。



瓜叶菊 (剪纸) 奚小琴作

甜点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,不是主菜,可有可无,不过一旦有了它,人生会发生变化,更丰富、更美满。以英文来说吧,desert是沙漠,多无趣的地方,可是再加一个s,不得了,马上变成美妙的dessert,甜点了。

所以甜点是那个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,s,却能使沙漠都幸福起来。我从小在甜点中长大,那时男孩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在饥饿状态之中,搞得老妈很烦,有天她做包子,蒸了一堆的豆沙包,她对我说,肚子饿了就自己拿了吃。老妈是为了省麻烦,没想到造成她宝贝儿子日后“万劫不复”的人生。

那时有些邻居觉得我太爱甜食,对身体不好,老妈却说,没关系,爱吃甜的人有感情。哎,老妈为了宠儿子,竟然把感情都给出卖了。也因为老妈的这句话,使我直到今天,吃起甜点都振振有辞,我甚至受不了不吃甜点的人,他们竟然刻意忽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份。

是的,豆沙包和肉包、菜包不同,它不是为了吃饱而存在,它属于游戏的一种,这是甜食最特别的地方,因此不会有人进餐厅这么点菜:先来两块起司蛋糕,再来个黑森林做主菜,至于汤呀,嗯,就酒酿圆子汤吧。

不过也不能没甜点,会少了最后的句点。

到了意大利,不能不吃提拉米苏;到了日本,没有红豆麻薯汤像话吗;去了法国,白白胖胖的舒芙蕾影

的话,说人生是人生,说感情也是感情。说得这样痛,却仍被认作“好命”,可叹所谓声名,不过是万千误解的总和。

江蕙有首很好听的歌叫做《当时欲嫁》,写春分花开又一年,“往事一点一滴轻轻过,原来酸甜苦辣有这样多”。人有时遗憾,恐怕正是因为风和日丽、国泰民安。人之为人的孤独,无论结婚与否都不得不面对。失眠愁楚是面对,木知木觉是面对。觉得近来天气真好,“搬土来种这朵花,新芽来望春风吹”,其实也是一种面对。

胀在小小的碗里面;至于在上海,煎八宝饭吃得浑身舒坦;到了北京,有拔丝;到了西班牙有冰淇淋。

有一年我去俄罗斯采访,当地的朋友请吃饭,他母亲在大雪中排了三个小时的队,买回来一块里肌肉烤了清客,也有鱼子酱,也有罗宋汤,最后我发现,没有甜点?

那天照样有甜点,饭后喝茶,俄

面对甜点的态度

张国立

方主人波瑞斯先生教我,要加很多糖在茶里,用小汤匙搅呀搅,果然,够甜。

长辈洛叔叔退休后住在台南,渐渐少了联络,去年我去看他,带了一个水果派,他见了,沉默许久才开口说:“大家都认为年纪大,不能吃甜的,其实想死我了。小张,你够意思,没忘记我的最爱。”

那天,在洛妈妈回到家之前,我和洛叔叔分掉整个派,并将盒子毁尸灭迹。配派的不是咖啡不是茶,是高粱,洛妈妈大骂:你们又喝酒!洛叔叔朝我瞪着眼睛。甜点是种秘密。

甜点更是人生,充满了美好的记忆,于是当我在火车上、在巴士内,走在北海道的雪地、托斯卡尼的山间小道,无论气候如何,只要想起背包内的甜点,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。

意大利餐厅提供甜点的方式最

在路口的书报摊前选杂志,遇见一对过路母子。妈妈身形娇小纤弱,小男孩却个头壮实,虎头虎脑,母子俩正在较劲。妈妈拽着儿子显得吃力,男孩撅起小屁股,两腿止住,耍赖,说,就是不想弹钢琴了嘛。妈妈说,你要画画,我就陪你学画,你又不画了,现在你要学琴,我已经付了学费了,你又不去,总是这样,怎么行?僵持一会儿,男孩眼睛骨碌一转说想小便了,妈妈一松手,男孩撒腿往回跑,然后绕到一棵树桩后,伸出脑袋,左探右探,和妈妈玩起了捉迷藏,妈妈气喘吁吁,好不容易逮住了儿子又往前拽,男孩往后退,母子俩像拔河。男孩大声说,我力气大,在幼儿园拖轮胎得第一。小家伙脚足劲道把妈妈当轮

胎拖,果然,妈妈不是对手,被拖得踉踉跄跄,须臾,便败下阵来。母子俩说着话往回走了,一场斗智斗勇,显然,妈妈妥协了。摊主看着也笑,说认得这

选择是美好的

周珂银

对母子,妈妈经常来他的书摊买图书,一买就是好几本,说是儿子喜欢,现在是小人的钞票最好赚。

单位财务科曾有一位小妈妈,有一天来上班,伸出的手臂上有一排红红的牙印。同事问,怎么,被你家小狗咬啦?小妈妈“哼”一声,没好气地说,被我家小丫头咬的。原来,她为还在幼小班的女儿报了一个舞蹈班,小女孩却迷上了隔壁班上的跆拳道,那天,女儿不愿意进舞蹈班了,正式提出转行,小妈妈不同意,母女俩当即在教室门口拉扯起来,不料,猛然间女儿在妈妈拉着她的手臂上咬了一口,小妈妈“哎哟”一松手,女孩趁机就进了跆拳道教室。小妈妈无奈,说由着她吧,现在的教育,还是要尊重孩子的选

豪迈,饭后经理会推个小车,或者端个大木盘,上面陈列了各种甜点走来说:“先生,要来块甜点吗?”

别的地方小气,但吃起甜点却绝对大方,不论才吞了几碗饭、几块牛排,都会兴奋跳起,用挣扎的心情去选择,再等着甜点装在白色盘子里,上面最好还浇了巧克力酱汁,旁边摆着一勺冰淇淋。对,这就叫做快乐。

有些人说甜点和正餐是由两个不同的胃来容纳,吃得再饱也能吃得下甜点。我则认为甜点和正餐根本属于不同的心情、不同的享受,唯有在吃甜点时,人才得到彻底的放松。

记得很清楚,有次在意大利托斯卡尼的山城圣吉米那诺吃晚饭,餐厅的名字叫“木勺”,每个客人都穿着整齐,很文雅,也有点闷,害我吃得有点不消化,饭后表情严肃的老板走来问要不要甜点,我直觉反应,马上点头说要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老板朝我做了个鬼脸,等甜点上来了,其他客人都发出“哇”的声音——好棒,我承认一个叫两块蛋糕和两球冰淇淋有点过分——顿时餐厅的气氛快乐起来,每个人都重新抓起菜单埋头找甜点。

不管你们同不同意,或医生皱不皱眉头,我都坚定地认为,甜点代表了生命中,振奋人心的那部分。不信?去试试看。记得,只不过一个小小的s,却能融化沙漠呀。

择。小妈妈三年前离职了,现在还能经常在微信上看到她女儿的成长过程,小姑娘黑黑里透红的脸蛋,健康朝气,穿着道服,扎着腰带,一招一式,有模有样,真心觉得跆拳道更合适她。

表妹早年嫁了个德国人,育有一双儿女,这次回国探亲,挽着我逛城隍庙,说要给她11岁的女儿买一件旗袍,并且强调,女儿一定要湖蓝色的。于是,我们逛了好几家商店,桃红柳绿、亮黄淡紫,偏偏没有蓝色系列。好不容易觅到一件天蓝色的,表妹犹豫着说,这个蓝还是浅了点。最终还是不敢买。我说,小孩子家差不多就行啦,哪有这么依着的。她说,不行,买偏了,她就不穿了,在德国给孩子买衣服都是让他们自己挑选的。唉,不得不佩服她家小女,能将远在海外的母亲掌控在不敢越色差丁点的田地。这样培养的孩子有啥好处?我不禁问。表妹想了想说,这样的孩子将来应该是更有主见,拿得定主意,不会轻易被人左右吧。看来在培养孩子问题上,国内国外的理念大抵相同,无论是拉扯之中、还是犹豫之间,都在遵循“尊重孩子的选择”。

应该说,孩子的选择,有天性、有任性,还有一时的兴起,需要大人的甄别。选择培养得当,成就才人,反之,一味以孩子的喜好为准,反倒是宠溺出骄狂的个性。时代是个戳,每代人身上都有一个印,有主见的一代,又将被贴上怎样的特色标签?不过,有选择总是美好的,当下的孩子能够成长在一个尊重选择的年代里,是幸运的。



“靠谱”的编修,于1987年由曹鹏指挥上海乐团,于上海音乐厅演出一场,是当时最接近原版的交响合唱《黄河》版本首次亮相。但可惜当时只留存一份并不清楚的录音,且未出版。

时值作曲家诞辰之际,冼星海亲自配器的《黄河大合唱》交响合唱总谱,将于5月于上海首度完整演出,再续冼星海与上海之缘。上海终究是冼星海正式音乐事业的起点,他从为电影、话剧配乐开始,逐渐涉及合唱、艺术歌曲、管弦乐创作,由弱而盛,使艺术家获得更多的人生历练,不断充实、饱满,涌生更多乐思。城市、乐团、作曲家、音乐厅,种种情况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,这些巧妙的机缘造化,或正实现冼星海的夙愿。

的领袖都不答应,结果开不成了。他们是不愿意弱小民族有一样出头的表现的,何况是他们一向以为是演奏“最高尚”的音乐呢!《我学习音乐的经过》)

1937年8月20日,冼星海离开上海,随抗救亡演艺社团到达武汉,并在那边有段恋爱、结识后来的妻子钱韵玲,之后转往延安、新疆、哈萨克斯坦,客死俄罗斯,再也没回到上海。

虽说如此,冼星海与上海之缘,并未完全结束。现今通行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是“文革”末期由中央乐团创作组改编而成,风格、织体与原谱差异甚大。上世纪80年代末,为编辑《冼星海全集》,冼星海的学生、著名作曲家李焕之,为《黄河》的原始交响合唱版谱稿,作了一次较

电影音乐,代表作品是电影《夜半歌声》配乐,这部影片由马徐维邦编剧兼导演,翻拍自法国《歌剧魅影》,是将西方名剧移植的经典作品。

冼星海与上海

查太元

经人引介,冼星海原有机会指挥号称“东方第一”的上海工部局乐队,并发表第一交响曲《民族解放》,作一次盛大的公演,可是乐团指挥梅百器(Mario Paci)与乐团首席富华(Foa)表示反对,致使合作破裂。此事令冼星海耿耿于怀,多处文字记录,他写道:但筹备得差不多的时候,工部局及乐队

学的经验,甚至不认为这是习乐历程中的一环。

由同学凑足旅费,冼星海踏上前往巴黎的路程,继续勤工俭学。在巴黎期间,冼星海师从保罗·杜卡斯(Paul Dukas)学习作曲。1935年杜卡斯驾鹤西归后,冼星海因母亲仍在沪帮佣打工,所以再次返回上海。

洗甫抵沪,谋职不易,只能兼职教人小提琴糊口。后来,因参与南国社,让自己满腔热血有了目标,编创不少爱国歌咏作品,经公演深获大众喜爱,也获得百代公司的聘用,开始创作电影歌曲、配乐作品,后来因理念不合,冼星海离开百代,短暂失业后,又获新华影业公司聘用,待遇稍有提升。冼星海在上海时期,写作的也多是话剧、